



張樂于張徐傳第十七

魏書

國志十七

張遼傳

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姓。少為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為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進敗，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遷騎都尉，布為李傕所敗，從布東奔徐州。領魯相時，年二十八。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眾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遷裨將軍。素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



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
僕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
遼為說太祖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
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詣太祖
太祖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
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也從討素譚素尚於
黎陽有功行中堅將軍從攻尚於鄴尚堅守不下太祖還
許使遼與樂進拔陰安徙其民河南復從攻鄴鄴破遼別
徇趙國常山招降緣山諸賊及黑山孫輕等從攻素譚譚
破別將徇海濱破遼東賊柳毅等還鄴太祖自出迎遼引

共載以遼為盪寇將軍復別擊荊州定江夏諸縣還屯

潁封都亭侯從征素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太祖戰氣

甚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

頓傳子曰太祖將紅柳城遼諫曰夫許天下之會也今天

方公之勢去矣太祖策表必不能任備遂行也時荊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臨發

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

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

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

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氏六縣叛太祖遣于禁臧霸等討

成遼督張郃牛蓋等討蘭成偽降禁禁還成遂將其眾就

蘭轉入瀟山瀟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
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
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
蘭成首盡虜其衆太祖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
蘭成盪寇功也增邑假節太祖既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
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
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
教曰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
戰諸將皆疑遼曰公遠征在外此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
教指及其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

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遂夜
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
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
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
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
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
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
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脩守備衆心乃安諸
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
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

孫盛曰夫兵固諸道奇正相資若乃

命將出征推轂委權或頼率然之形或憑犄角之勢羣師不和則棄師之道也至於合肥之守縣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衆我寡必懷貪墮以致命之兵擊貪墮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選方圓參以同異爲之密 建安二十一年

太祖復征孫權到合肥循行遼戰處歎息者良久乃增遼

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關羽圍曹仁於樊會權稱藩召遼

及諸軍悉還救仁遼未至徐晃已破關羽仁圍解遼與太

祖會摩陂遼軍至太祖乘輦出勞之還屯陳郡文帝即王

位轉前將軍魏書曰五賜遼帛千匹穀萬斛分封兄汎及一子列侯孫權

復叛遣遼還屯合肥進遼爵都鄉侯給遼母輿車及兵馬

送遼家詣屯勅遼毋至導從出迎所督諸軍將吏皆羅拜

道側觀者榮之文帝踐阼封晉陽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

六百戶黃初二年遼朝洛陽宮文帝引遼會建始殿親問

破吳意狀帝歎息顧左右曰此亦古之邵虎也爲起第舍

又特爲遼母作殿以遼所從破吳軍應募步卒皆爲虎賁

孫權復稱藩遼還屯雍丘得疾帝遣侍中劉曄將太醫視

疾虎賁問消息道路相屬疾未瘳帝迎遼就行在所幸駕

親臨執其手賜以御衣太官日送御食疾小差還屯孫權

復叛帝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勅諸將

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慎之是歲遼與諸將破權將呂範遼

病遂篤薨於江都帝爲流涕謚曰剛侯子虎嗣六年帝追

念遼典在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遼典邑各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虎爲偏將軍
薨子統嗣

樂進傳

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人也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爲帳下吏遣還本郡募兵得千餘人還爲軍假司馬陷陣都尉從擊呂布於濮陽張超於雍丘橋蕤於苦皆先登有功封廣昌亭侯從征張繡於安衆圍呂布於下邳破別將擊睢固於射犬攻劉備於沛皆破之拜討寇校尉渡河攻獲

嘉遠從擊袁紹於官渡力戰斬紹將淳于瓊從擊譚尚於黎陽斬其大將嚴敬行游擊將軍別擊黃巾破之定樂安郡從圍鄴鄴定從擊袁譚於南皮先登入譚東門譚敗別攻雍奴破之建安十一年太祖表漢帝稱進及于禁張遼曰武力既弘計略周備質忠信一守執節義每臨戰功常爲督率奮彊突固無堅不陷自援枹鼓手不知倦又遣別征統御師旅撫衆則和奉令無犯當敵制決靡有遺失論功紀用宜各顯寵於是禁爲虜威進折衝遼湯寇將軍進別征高幹從北道入上黨回出其後幹等還守壺關連戰斬首幹堅守未下會太祖自征之乃拔太祖征管承軍淳

于遣進與李典擊之承破走逃入海島海濱平荊州未服
遣屯陽翟後從平荊州留屯襄陽擊關羽蘇非等皆走之
南郡諸縣山谷蠻夷詣進降又討劉備臨沮長杜普旌陽
長梁太皆大破之後從征孫權假進節太祖還留進與張
遼李典屯合肥增邑五百并前凡千二百戶以進數有功
分五百戶封一子列侯進遷右將軍建安二十三年薨謚
曰威侯子緄嗣緄果毅有父風官至揚州刺史諸葛誕反
掩襲殺緄詔悼惜之追贈衛尉謚曰愍侯子肇嗣

于禁傳

于禁字文則泰山鉅平人也黃巾起鮑信招合徒眾禁附

從焉及太祖領兗州禁與其黨俱詣為都伯屬將軍王朗
朗異之薦禁才任大將軍太祖召見與語拜軍司馬使將
兵詣徐州攻廣威拔之拜陷陣都尉從討呂布於濮陽別
破布二營於城南又別將破高雅於須昌從攻壽張定陶
離狐圍張超於雍丘皆拔之從征黃巾劉辟黃邵等屯版
梁邵等夜襲太祖營禁帥麾下擊破之斬辟邵等盡降其
眾遷平虜校尉從圍橋蕤於苦斬蕤等四將從至宛降張
繡繡復叛太祖與戰不利軍敗還舞陰是時軍亂各間行
求太祖禁獨勒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
虜追稍緩禁徐整行隊鳴鼓而還未至太祖所道見十餘

人被創裸走禁問其故曰為青州兵所劫初黃巾降號青
州兵太祖寬之故敢因緣為略禁怒令其衆曰青州兵同
屬曹公而還為賊乎乃討之數之以罪青州兵遽走詣太
祖自訴禁既至先立營壘不時謁太祖或謂禁青州兵已
訴君矣宜促詣公辨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為
備何以待敵且公聰明諸訴何緣徐鑿塹安營詎乃入謁
具陳其狀太祖悅謂禁曰清水之難吾其急也將軍在亂
能整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
錄禁前後功封益壽亭侯復從攻張繡於穰禽呂布於下
邳別與史渙曹仁攻眭固於射犬破斬之太祖初征袁紹

紹兵盛禁願為先登太祖壯之乃選步騎二千人使禁將
守延津以拒紹太祖引軍還官渡劉備以徐州叛太祖東
征之紹攻禁禁堅守紹不能拔復與樂進等將步騎五千
擊紹別營從延津西南緣河至汲獲嘉二縣焚燒保聚三
十餘屯斬首獲生各數千降紹將何茂王摩等二十餘人
太祖復使禁別將屯原武擊紹別營於杜氏津破之遷裨
將軍後從還官渡太祖與紹連營起土山相對紹射營中
士卒多死傷軍中懼禁督守土山力戰氣益奮紹破遷偏
將軍異州平昌豨復叛遣禁征之禁急進攻豨豨與禁有
舊詣禁降諸將皆以為豨已降當送詣太祖禁曰諸君不

知公常令平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節也
豨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豨訣墮涕而斬之是時太
祖軍淳于聞而歎曰豨降不詣吾而歸禁豈非命也益重

禁臣松之以為圍而後降法雖不赦因而送之未為違命
禁曾不為舊交希冀萬一而肆其好殺之心以交眾人
之議所以卒為降東海平拜禁虎威將軍後與臧霸等攻

虜死加惡謚宜執稱成張遼張郃等討陳蘭禁到成舉眾三千餘人降既降

復叛其眾奔蘭遼等與蘭相持軍食少禁運糧前後相屬

遼遂斬蘭成增邑二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時禁與張遼

樂進張郃徐晃俱為名將太祖每征伐咸遞行為軍鋒還

為後拒而禁持軍嚴整得賊財物無所私入由是賞賜特

重然以法御下不甚得士眾心太祖常恨朱靈欲奪其營

以禁有威重遣禁將數十騎齎令書徑詣靈營奪其軍靈

及其部眾莫敢動乃以靈為禁部下督眾皆震服其見憚

如此遷左將軍假節鉞分邑五百戶封一子列侯建安二

十四年太祖在長安使曹仁討關羽於樊又遣禁助仁秋

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禁與諸將登

高望水無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遂降惟龐惠不

屈節而死太祖聞之哀歎者久之曰吾知禁三十年何意

臨危處難反不及龐惠邪會孫權禽羽獲其眾禁復在吳

文帝踐阼權稱藩遣禁還帝引見禁鬚髮皓白形容憔悴

願

泣涕頓首帝慰喻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

魏書載制曰荀林父敗績於

頌孟明喪師於殽秦晉不替使復其後晉獲狄土秦霸西戎區區小國猶尚若斯而况萬乘乎樊城之敗水災暴至非戰之咎其復禁等官拜為安遠將軍欲遣使兵先令北詣鄴謁高

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瓚怒禁降服之狀禁見

慙恚發病薨子主嗣封益壽亭侯謚禁曰厲侯

張郃傳

張郃字雋父河間鄭人也漢末應募討黃巾為軍司馬屬

韓馥馥敗以兵歸袁紹紹以郃為校尉使拒公孫瓚瓚破

郃功多遷寧國中郎將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

漢晉春秋曰郃

說紹曰公雖連勝然勿與曹公戰也密遣

紹遣將淳于瓊

等督運屯烏巢太祖自將急擊之郃說紹曰曹公兵精往

必破瓊等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圖曰

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為不救而自解也郃

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

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

等紹軍潰圖慙又更譖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

歸太祖

臣松之案武紀及袁紹傳並云袁紹使張郃高覽

攻太祖營郃等聞淳于瓊破遂來降紹衆於是大潰是則緣郃等降而後紹軍壞也至如此傳為紹太祖得

郃甚喜謂曰昔子胥不早寤自使身危豈若微子去殷韓

信歸漢邪拜郃偏將軍封都亭侯授以衆從攻鄴拔之又

從擊素譚於渤海別將軍圍雍奴大破之從討柳城與張
遼俱為軍鋒以功遷平狄將軍別征東萊討管承又與張
遼討陳蘭梅成等破之從破馬超韓遂於渭南圍安定降
楊秋與夏侯淵討廊賊梁興及武都氏又破馬超平宋建
太祖征張魯先遣郃督諸軍討興和氏王實茂太祖從散
關入漢中又先遣郃督步卒五千於前通路至陽平魯降
太祖還留郃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劉備郃別督諸軍降
巴東巴西二郡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為備將張飛所
拒引還南鄭拜盪寇將軍劉備屯陽平郃屯廣石備以精
卒萬餘分為十部夜急攻郃郃率親兵搏戰備不能克其

後備於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與備相遇交戰短

兵接刃淵遂沒郃還陽平

魏略曰淵雖為都督劉備憚郃而易淵及殺淵備曰當得其鬼

用此何為邪

當是時新失元帥恐為備所乘三軍皆失色淵司

馬郭淮乃令衆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

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推郃為軍主郃出勒兵安陣諸將

皆受郃節度衆心乃定太祖在長安遣使假郃節太祖遂

自至漢中劉備保高山不敢戰太祖乃引出漢中諸軍郃

還屯陳倉文帝即王位以郃為左將軍進爵都鄉侯及踐

阼進封鄭侯詔郃與曹真討安定盧水胡及東羌召郃與

真並朝許宮遣南與夏侯尚擊江陵郃別督諸軍渡江取

洲上屯塢明帝即位遣南屯荊州與司馬宣王擊孫權別將劉阿等追至祁口交戰破之諸葛亮出祁山加郤位特進遣督諸軍拒亮將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郤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南安天水安定郡反應亮郤皆破平之詔曰賊亮以巴蜀之衆當虓虎之師將軍被堅執銳所向克定朕甚嘉之益邑千戶并前四千三百戶司馬宣王治水軍於荊州欲順沔入江伐吳詔郤督關中諸軍往受節度至荊州會冬水淺大船不得行乃還屯方城諸葛亮復出急攻陳倉帝驛馬召郤到京都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郤遣南北軍士三萬及分遣武衛虎賁使衛郤因問

郤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郤知亮懸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此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郤晨夜進至南鄭亮退詔郤還京都拜征西車騎將軍郤識變數善處營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郤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卑湛經明行脩詔曰昔祭遵為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外勒戎旅內存國朝朕嘉將軍之意今擢湛為博士諸葛亮復出祁山詔郤督諸將西至略陽亮還保祁山郤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郤右膝薨魏略曰亮軍退追之郤曰軍法圍城必開出路歸軍勿追宣王不聽諡曰

郤不得已遂進蜀軍乘高布伏弓弩亂發矢中郤解

壯侯子雄嗣邵前後征伐有功明帝分部封邵四子列侯賜小子爵關內侯

徐晃傳

徐晃字公明河東揚人也為郡吏從車騎將軍楊奉討賊有功拜騎都尉李傕郭汜之亂長安也晃說奉令與天子還洛陽奉從其計天子渡河至安邑封晃都亭侯又到洛陽韓暹董承日爭鬪晃說奉令歸太祖奉欲從之後悔太祖討奉於桑泉遂歸太祖太祖授晃兵使擊卷卷音墟原武賊破之拜裨將軍從征呂布別降布將趙庶李鄒等與史渙斬眭固於河內從破劉備又從破顏良拔白馬進至

延津破文醜拜偏將軍與曹洪擊潁彊賊祝臂破之又與史渙擊袁紹運車於故市功最多封都亭侯太祖既圍鄴破邯鄲易陽令韓範偽以城降而拒守太祖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為陳成敗範悔晃輒降之既而言於太祖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太祖善之別討毛城設伏兵掩擊破三屯從破袁譚於南皮討平原叛賊克之從征蹋頓拜橫野將軍從征荊州別屯樊討中廬臨沮宜城賊又與滿寵討關羽於漢津與曹仁擊周瑜於江陵十五年討太原反者圍太陵拔之斬

賊帥商曜韓遂馬超等反關右遣晃屯汾陰以撫河東賜牛酒令上先人墓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

臣松之云案晃于時未應稱臣傳寫者誤也

渡蒲阪津為軍先置以截其裏賊

可禽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塹柵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太祖軍得渡遂破超等使晃與夏侯淵平隄麋泝諸氏與太祖會安定太祖還鄴使晃與夏侯淵平郿夏陽餘賊斬梁興降三千餘戶從征張魯別遣晃討攻攢仇夷諸山氏皆降之遷平寇將軍解將軍張順圍擊賊陳福等三十餘屯皆破之太

祖還鄴留晃與夏侯淵拒劉備於陽平備遣陳式等十餘營絕馬鳴閣道晃別征破之賊自投山谷多死者太祖聞甚喜假晃節令曰此閣道漢中之險要喉咽也劉備欲斷絕外內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奪賊計善之善者也太祖遂自至陽平引出漢中諸軍復遣晃助曹仁討關羽屯宛會漢水暴溢于禁等沒羽圍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晃所將多新兵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陽陵陂屯太祖復還遣將軍徐商呂建等詣晃令曰頃兵馬集至乃俱前賊屯偃城晃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去賊圍二丈所未攻太祖前後遣殷

署朱蓋等凡十二營詣是賊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是揚
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
千出戰晃擊之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沔水
死太祖令曰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
多斬首虜吾用兵二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
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宮即墨將軍
之功踰孫武穰直晃振旅還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
會太祖舉卮酒勸晃且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時
諸軍皆集太祖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晃軍營整齊
將士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

文帝即王位以晃為右將軍進封遼鄉侯及踐阼進封楊
侯與夏竦當討劉備於上庸破之以晃鎮陽平徙封陽平
侯明帝即位拒吳將諸葛瑾於襄陽增邑二百并前三千
一百戶病篤遺令歛以時服性儉約畏慎將軍常遠斥侯
先為不可勝然後戰追奔爭利士不暇食常歎曰古人患
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自效何用私譽為終不廣交
援太和元年薨謚曰壯侯子立嗣蓋薨子霸嗣明帝分晃
戶封晃子孫二人列侯初清河朱靈為袁紹將太祖之征
陶謙紹使靈督三營助太祖戰有功紹所遣諸將各罷歸
靈曰靈觀人多矣無若曹公者此乃真明主也今已遇後

何之遂留不去所將士卒慕之皆隨靈劄墨後遂為好將

名亞晃等至後將軍封高唐亭侯九州春秋曰初清河季

孫瓚瓚遣兵衛之紹遣靈攻之靈家在城中瓚將靈母弟

置城上誘呼靈靈望城涕泣曰丈夫一出身與人豈復顧

家邪遂力戰技之生禽雍而靈家皆死魏書曰靈字文

博太祖既平冀州遣靈將新兵五千人騎千匹守許南太

祖戒之曰冀州新兵數乘寬緩暫見齊整意尚怏怏卿各

先有威嚴善以道寬之不然即有變靈至陽程中即將程

昂等果反即斬昂以狀聞太祖手書曰兵中所以為危險

者外對敵國內有姦謀不測之變昔鄧禹中分光武軍西

行而有宗歆馮愔之難後將二十四騎還洛陽禹豈以是

減損哉來書懇惻多引咎過未必如所云也文帝即位封

靈鄒侯增其戶邑詔曰將軍佐命先帝典兵歷年威過方

邵功踰絳灌圖籍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有海內元

功之將社稷之臣皆朕所與同福共慶傳之無窮者也今

封鄒侯富貴不歸故鄉如夜行衣繡若平常所志願勿難

言靈謝曰高唐宿所願於是更

唐侯薨謚曰威侯子術嗣

也

評曰太祖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為先于禁最號

重然弗克其終張郃以巧變為搆樂進以驍果顯名而擊

其行事未副所聞或注記有遺漏未如張遼徐晃之備詳

張樂于張徐傳第十七

魏書 國志十七

二李臧文呂許典二龐閻傳第十八

魏書 國志十八

李典傳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典從父乾有雄氣合賓客數
 千家在乘氏初平中以衆隨太祖破黃巾於壽張又從擊
 袁術征徐州呂布之亂太祖遣乾還乘氏慰勞諸縣布別
 駕薛蘭治中李封招乾欲俱叛乾不聽遂殺乾太祖使乾
 子整將乾兵與諸將擊蘭封蘭封破從平兗州諸縣有功
 稍遷青州刺史整卒典徙潁陰為中郎將將整軍魏書曰典
少好學不樂兵事乃就師讀春秋左氏傳 遷離狐太守時
博觀羣書太祖善之故試以治民之政 太祖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部曲輸穀帛供軍

破以典為裨將軍屯安民太祖擊譚尚於黎陽使典與和
昱等以船運軍糧會高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絕
水道太祖勅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
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軍不內禦苟利
國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昱亦以為然遂北渡河攻蕃破
之水道得通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典從夏彥惇
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
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
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軍
散退從圍鄴鄴定與樂進圍高幹於壺關擊管承於長廣

皆破之遷捕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
乘氏自請願徙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純邪典謝曰
典驚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息
宜實郊遂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遂徙部曲宗族萬三
千餘口居鄴太祖嘉之遷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合肥
孫權率衆圍之遼欲奉教出戰進典遼皆素不睦遼恐其
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不可以私
憾而忘公義乎乃率衆與遼破走權增邑百戶并前三百
戶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
不及軍中稱其長者年三十六薨子禎嗣文帝踐阼追念

合肥之功增禎邑百戶賜與一子爵關內侯邑百戶謚與曰愍侯

李通傳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魏略曰通小字萬億以俠聞於江汝之

間與其郡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衆多歸之時有周直者衆二千餘家與恭通外和內違通欲圖殺直而恭難之通知恭無斷乃獨定策與直克會酒酣殺直衆人大擾通率恭誅其黨帥盡并其營後恭妻弟陳郃殺恭而據其衆通攻破郃軍斬郃首以祭恭墓又生禽黃巾大帥吳霸而降其屬遭賊大饑通傾家振施與士分糟糠皆爭為用由是

盜賊不敢犯建安初通舉衆詣太祖于許拜通振威中郎

將屯汝南西界太祖討張繡劉表遣兵以助繡太祖軍不

利通將兵夜詣太祖太祖得以復戰通為先登大破繡軍

拜裨將軍封建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為陽安都尉通妻

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收治致之大辟是時殺生之柄決

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通曰方與曹公勦力義不

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阿與為親交太祖與素紹相拒於

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通

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也

不如亟從紹通按劍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

疆盛而任使無方終為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送印綬詣太祖又擊羣賊瞿恭江宮沈成等皆破殘其衆遂其首遂定淮汝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攻破之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別遣關羽絕北道通率衆擊之下馬拔鹿角入圍且戰具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通道得病薨時年四十二追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文帝踐阼謚曰剛侯詔曰昔素紹之難自許蔡以南人懷異心通秉義不顧使攜貳率服朕甚嘉之不幸早薨子基雖已襲爵未足疇其庸勳甚為痛前屯樊城又有功世篤其勞以基為奉義中郎將緒平虜

中郎將以寵異焉

王隱晉書曰緒子秉字玄胄有雋才時所貴官至秦州刺史秉嘗答司馬

王問因以為家識曰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俱見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脩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既出上顧謂吾等曰相誠勅正當爾不待坐衆賢莫不贊善上又問曰必不得已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乃為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自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無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上曰卿言得之爾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諸人各未知所對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連僕射王公仲並可謂為慎上曰此諸人者温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曾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真可謂至慎矣吾每思此言亦足以為明誠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至矣秉子重字茂曾少知名歷位吏部郎平陽太守晉諸公贊曰重以清尚稱相國趙玉倫以重望取為右司馬重以倫將為亂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重遂不復自活至於困篤扶曳受拜數日卒贈散騎常侍重一弟尚字茂仲姪字茂約永嘉中

並典郡矩至江州刺史
重子式字景則官至侍中

臧霸傳

臧霸字宣高泰山華人也父戒為縣獄掾據法不聽太守
欲所私殺太守大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人霸年十
八將客數十人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送者莫敢動因與
父俱亡命東海由是以勇壯聞黃巾起霸從陶謙擊破之
拜騎都尉遂收兵於徐州與孫觀吳敦尹禮等並聚眾霸
為帥屯於開陽太祖之討呂布也霸等將兵助布既禽布
霸自匿太祖募索得霸見而悅之使霸招吳敦尹禮孫觀
觀兄康等皆詣太祖太祖以霸為琅邪相敦利城禮東莞
觀北海康城陽太守割青徐二州委之於霸太祖之在兗
州以徐翕毛暉為將兗州亂翕暉皆叛後兗州定翕暉亡
命投霸太祖語劉備令語霸送二人首霸謂備曰霸所以
能自立者以不謂此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
霸之君可以義也願將軍為之辭備以霸言白太祖太祖
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乃皆以
翕暉為郡守時太祖方與袁紹相拒而霸數以精兵入青
州故太祖得專事紹不以東方為念太祖破袁譚於南皮
霸等會賀霸因求遣子弟及諸將父兄家屬詣鄴太祖曰
諸君忠孝豈復在是昔蕭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

純焚室輿襯以從而光武不逆吾將何以易之其東州擾攘霸等執義征暴清定海岱功莫大焉皆封列侯霸為都亭侯加威虜將軍又與于禁討昌豨與夏侯淵討黃巾餘賊徐和等有功遷徐州刺史沛國公武周為下邳令霸敬異周身詣令舍部從事認詞不法周得其罪便收考竟霸益以善周從討孫權先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之張遼之討陳蘭霸別遣至皖討吳將韓當使權不得救蘭當遣兵逆霸霸與戰於逢龍當復遣兵邀霸於夾石與戰破之還屯舒權遣數萬人乘船屯舒口分兵救蘭聞霸軍在舒道還霸夜追之比明行百餘里邀賊前後擊之賊窘急不得上

船赴水者甚衆由是賊不得救蘭遼遂破之霸從討孫權於濡須口與張遼為前鋒行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進將士皆不安遼欲去霸止之曰公明於利鈍寧肯捐吾等邪明日果有令遼至以語太祖太祖善之拜揚威將軍假節後權乞降太祖還留霸與夏侯惇等屯居巢文帝即位遷鎮東將軍進爵武安鄉侯都督青州諸軍事及踐阼進封開陽侯徙封良成侯與曹休討吳賊破呂範於洞浦徵為執金吾位特進每有軍事帝常咨訪焉魏略曰

霸一名
奴寇孫觀名嬰子吳敦名黠奴尹礼名盧兒建安二十四年霸遣別軍在洛會太祖崩霸所部及青州兵以為天下將亂皆鳴鼓擅去文帝即位以曹休都督青徐霸謂休曰國家未肯聽霸耳若假霸步騎萬人必能橫行江表休言

之於帝帝疑霸軍前擅去今意壯
乃爾遂東巡因霸來朝而奪其兵
明帝即位增邑五百并

前三千五百戶魏書曰艾少以才理
稱爲黃門郎歷位郡

守艾官至青州刺史少府艾薨謚曰恭
侯子權嗣霸前後

有功封子三人列侯賜一人爵關內侯
霸一子舜字太伯

帝百官名此百官名不知誰所撰也皆
有題目稱舜才穎條暢識贊時宜也
而孫觀亦至青州

刺史假節從太祖討孫權戰被創薨
子毓嗣亦至青州刺

史魏書曰孫觀字仲臺泰山人與臧霸俱起討黃巾拜騎
都尉太祖破呂布使霸招觀兄弟皆厚遇之與霸俱戰

伐觀常爲先登征定青徐羣賊功次於霸封呂都亭侯康

亦以功封列侯與太祖會南皮遣子弟入居鄆拜觀偏將軍

軍遷青州刺史從征孫權於濡須口假節攻權爲流矢所
中傷左足力戰不顧太祖勞之曰將軍被創深重而猛氣
益奮不當爲國愛身乎
轉振威將軍創甚遂卒

文聘傳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也爲劉表大將使禦北方表死其

子琮立太祖征荊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

州當待罪而已太祖濟漢聘乃詣太祖太祖問曰來何遲

聘曰先日不能輔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

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

不得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慙無顏早見耳遂歔欬流涕太

祖爲之愴然曰仲業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授聘兵使與

曹純追討劉備於長阪太祖先定荊州江夏與吳接民心

不安乃以聘爲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邊事賜爵關內

孫盛曰資父事君忠孝道一臧霸少有孝烈之稱文聘
著垂涕之誠是以魏武一面委之以二方之任豈直壯
武見知於倉卒之間哉與樂進討關羽於尋口有功進封延壽亭侯

加討逆將軍文攻羽輜重於漢津燒其船於荊城文帝踐

阼進爵長安鄉侯假節與夏侯尚圍江陵使聘別屯沔口

止石梵自當一隊禦賊有功遷後將軍封新野侯孫權以

五萬衆自圍聘於石陽甚急聘堅守不動權住二十餘日

乃解去聘追擊破之魏略曰孫權嘗自將數萬衆卒至時

捕治聘聞權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

勸城中人使不得見又自卧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部

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

名震敵國賊不敢侵分聘戶邑封聘子岱為列侯文賜聘

從子厚爵關內侯聘薨謚曰壯侯岱又先亡聘養子休嗣

卒子武嗣嘉平中譙郡桓禹為江夏太守清儉有威惠名

亞於聘

呂虔傳

呂虔字子恪任城人也太祖在兗州聞虔有膽策以為從

事將家兵守湖陸襄陵校尉杜松部民吳母等作亂與昌

豨通太祖以虔代松虔到招誘吳母渠率及同惡數十人

賜酒食簡壯士伏其側虔察吳母等皆醉使伏兵盡格殺

之撫其餘衆羣賊乃平太祖以虔領泰山太守郡接山海

世亂聞民人多藏窟穴紹所置中郎將郭祖公孫犢等數十輩保山為寇百姓苦之虔將家兵到郡開恩信祖等黨屬皆降服諸山中亡匿者盡出安土業簡其彊者補軍士泰山由是遂有精兵冠名州郡濟南黃巾徐和等在劫長吏攻城邑虔引兵與夏侯淵會擊之前後數十戰斬首獲生數千人太祖使督青州諸郡兵以討東萊羣賊李傕等有功太祖令曰夫有其志必成其事蓋烈士之所徇也卿在郡以來禽獲討暴百姓獲安躬蹈矢石所征輒克昔寇恂立名於汝穎耿弇建策於青兗古今一也舉茂才加

騎都尉典郡如故虔在泰山十數年甚有威惠文帝即王位加裨將軍封益壽亭侯遷徐州刺史加威虜將軍請瑛

邪王祥為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孫盛雜語曰祥字休

徵性至孝後母苛虐每欲危害祥祥色養無怠盛寒之月後母曰吾思食生魚祥脫衣將剖冰求之有頃堅冰解下有魚躍出因奉以供時人以為孝感之所致也供養三十

餘年母終乃仕以淳誠真粹見重於時王隱晉書曰祥始出仕年過五十矣稍遷至司隸校尉高貴鄉公入學以

祥為三老遷司空太尉司馬文王初為晉王司空荀顛要

祥盡敬祥不從語在三少帝紀晉武踐阼拜祥為太保封

雖陵公泰始四年年八十九薨祥弟覽字玄通光祿大夫

晉諸公贊稱覽率素有至行覽子孫繁衍頗有賢才相係并世之盛古今少比焉討利城叛賊斬

獲有功明帝即位徙封萬年亭侯增邑二百并前六百戶

虔薨子翻嗣翻薨子桂嗣

許褚傳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也長八尺餘腰六十圍容貌雄毅
勇力絕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時
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衆少不敵力戰疲極矢
盡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扞斗者置四隅褚飛石擲之
所值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偽與賊和以牛與賊易食賊
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陳前一手逆曳牛尾行百餘步
賊衆驚遂不敢取牛而走由是淮汝陳梁間聞皆畏憚之
太祖徇淮汝褚以衆歸太祖太祖見而壯之曰此君樊噲
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爲虎士從征
張繡先登斬首萬計遷校尉從討袁紹於官渡時常從士

徐他等謀爲逆以褚常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
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即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
大驚愕他色變褚覺之即擊殺他等太祖益親信之出入
同行不離左右從圍鄴力戰有功賜爵關內侯從討韓遂
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
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
如雨褚白太祖賊來多令兵渡已盡宜去乃扶太祖上船
賊戰急軍爭濟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
祖船工爲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是日微
褚幾危其後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

將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
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眦之超
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
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
號曰虎癡是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謂其姓名也
褚性謹慎奉法質重少言曹仁自荊州來朝謁太祖未出
入與褚相見於殿外仁呼褚入便坐語褚曰王將出便還
入殿仁意恨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
何故辭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衆談足矣入室
何私乎太祖聞愈愛待之遷中堅將軍太祖崩褚號泣歐
血文帝踐阼進封萬歲亭侯遷武衛將軍都督中軍宿衛
禁兵甚親近焉初褚所將爲虎士者從征伐太祖以爲皆
壯士也同日拜爲將其後以功爲將軍封侯者數十人都
尉校尉百餘人皆劍客也明帝即位進牟鄉侯邑七百戶
賜子爵一人關內侯褚薨謚曰壯侯子儀嗣褚兄定亦以
軍功封爲振威將軍都督徼道虎賁太和中帝思褚忠孝
下詔褒贊復賜褚子孫二人爵關內侯儀爲鍾會所殺泰
始初子綜嗣

典韋傳

典韋陳留己吾人也形貌魁梧旅力過人有志節任俠襄

帥置酒高會太祖行酒韋持大斧立後刃徑尺太祖所至
之前韋輒舉斧目之竟酒繡及其將帥莫敢仰視後十餘
日繡反龍衣太祖營太祖出戰不利輕騎引去韋戰於門中
賊不得入兵遂散從他門並入時韋校尚有十餘人皆殊
死戰無不一當十賊前後至稍多韋以長戟左右擊之一
又入輒十餘矛摧左右死傷者略盡韋被數十創短兵接
戰賊前搏之韋雙挾兩賊擊殺之餘賊不敢前韋復前突
賊殺數人創重發矚目大罵而死賊乃敢前取其頭傳觀
之覆軍就視其軀太祖退住舞陰聞韋死為流涕慕間取
其喪親自臨哭之遣歸葬襄邑拜子滿為郎中車駕每過
常祠以中牢太祖思韋拜滿為司馬引自近文帝即王位
以滿為都尉賜爵關內侯

龐真傳

龐真字令明南安恒道人也恒音桓少為郡吏州從事初平
中從馬騰擊反羌叛氏數有功稍遷至校尉建安中太祖
討袁譚尚於黎陽譚遣郭援高幹等略取河東太祖使鍾
繇率關中諸將討之真隨騰子超拒援幹於平陽真為軍
鋒進攻援幹大破之親斬援首魏略曰真手斬一級不知
是援戰罷之後眾人皆言
援死而不得其首援鍾繇之甥真晚後於鞬中出一頭繇
見之而哭真謝繇繇曰援雖我甥乃國賊也卿何謝之
拜中郎將封都亭侯後張白騎叛於弘農真復隨騰征之

破白騎於兩殺間每戰常陷陣却敵勇冠騰軍後騰征為
衛尉真留屬超太祖破超於渭南真隨超亡入漢陽保襄
城後復隨超奔漢中從張魯太祖定漢中真隨眾降太祖
素聞其驍勇拜立義將軍封關門亭侯邑三百戶侯音衛
開等以宛叛真將所領與曹仁共攻拔宛斬音開遂南屯
樊討關羽樊下諸將以真兄在漢中頗疑之

魏略曰真從兄名柔時在

蜀真常曰我受國恩義在效死我欲身自擊羽今年我不

殺羽羽當殺我後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真常乘白馬
羽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憚之仁使真屯樊北十里會天霖
雨卜餘日漢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真與諸將避水上

隄羽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隄上真被甲持弓箭不廢
發將軍董衡部曲將董超等欲降真皆收斬之自平旦力
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戰真為督將成何曰
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
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皆降真與麾下將一
人伍伯二人彎弓傳矢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
矢獨抱船覆水中為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
中我欲以卿為將不早降何為真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
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邪我寧
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遂為羽所殺太祖聞而悲之為之

流涕封其二子為列侯文帝即王位乃遣使就真墓賜謚
策曰昔先軫喪元王蠲絕脰墮身徇節前代美之惟侯我
昭果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在昔寡人愍焉謚曰壯
彥又賜子會等四人爵關內侯邑各百戶會勇烈有父風
官至中衛將軍封列侯王隱蜀記曰鍾會平蜀前後鼓吹
迎真屍喪還葬鄴冢中身首如生
臣松之案真死於樊城文帝即位又遣使至
真墓所則其死喪不應在蜀此王隱之虛說也

龐涓傳

龐涓字子異酒泉表氏人也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會
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臨商喪死
不赦涓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訖詣猛門衷匕首

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士勅遣不殺由是以忠烈聞

曰猛兵欲來縛涓涓聞之歎曰猛以殺刺史為罪此人以
至忠為名如又殺之何以勸一州履義之士邪遂使行服
典略曰張猛字叔威本燉煌人也猛父奐桓帝時仕歷
郡守中郎將太常遂居華陰終因葬焉建安初猛仕郡為
功曹是時河西四郡以去涼州治遠隔以河寇上書求別
置州詔以陳留人邯鄲商為雍州刺史別典四郡時武威
太守缺詔又以猛父昔在河西有威名乃以猛補之商猛
俱西初猛與商同歲每相戲侮及共之官行道更相責望
暨到商欲誅猛猛覺之遂勒兵攻商商治舍與猛側近商
聞兵至恐怖登屋呼猛字曰叔威汝欲殺我邪然我死者
有知汝亦族矣請和解尚可乎猛因呼曰來商踰屋就猛
猛因責數之語畢以商屬督郵錄商閉置博舍後商
欲逃事覺遂殺之是歲建安十四年也至十五年將軍韓
遂自上討猛猛發兵遣軍東拒其吏民畏遂乃反共攻猛
初奐為武威太守時猛方在孕再夢帶奐印綬登樓而歌
旦以告奐奐訊占夢者曰夫人生男後當復臨此郡其
必死官乎及猛被攻自知必死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
有知昔使吾頭東過華陰歷先君之墓乎乃登樓自燒而

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愕迴馬欲走娥親奮刀斫之并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娥親尋復就地斫之探中樹蘭折所持刀壽被割未死娥親因前欲取壽所佩刀殺壽壽護刀瞋目大呼跳梁而起娥親迴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椿其喉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壽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辭顏不變時祿福長漢陽尹嘉不忍論娥親即解印綬去官弛法縱之娥親曰塞身死妾之明分也治獄制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貪生以枉官法卿人聞之傾城奔往觀者如堵焉莫不為之悲喜慷慨嗟歎也守尉不敢公縱陰語使去以便宜自匿娥親抗聲大言曰枉法逃死非妾本心今雖人已雪死則妾分乞得歸法以全國身雖復萬死於娥親畢足不敢貪生為朝廷負也尉故不聽所執娥親復言曰匹婦雖微猶知憲制殺人之罪法所不縱今既犯之義無可逃乞就刑戮墮身朝市肅明王法娥親之願也醉氣愈厲面無懼色尉知其難奪彊載還家涼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班等並共表上稱其烈義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弘農張奐貴尚所履以束帛二十端禮之海內聞之者莫不改容贊善高大其義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追述娥親為其作傳文易先生以為父母之讎不與共天地蓋男子之所為也而娥

閻溫傳

親以女弱之微念父辱之酷痛感離黨之凶言奮勵他人馬俱摧塞亡父之怨竟雪三弟之永恨近古以來未之有也詩云脩我戈矛與子同仇娥親之謂也

閻溫字伯儉天水西城人也以涼州別駕守上邽今馬超走奔上邽郡人任養等舉眾迎之溫止之不能禁乃馳還州超復圍州所治異城甚急州乃遣溫密出告急於夏侯淵賊圍數重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賊見其迹遣人追遮之於顯親界得溫執還詣超超解其縛謂曰今成敗可見足下為孤城請救而執於人手義何所施若從吾言反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為福之計也不然今為戮矣溫偽

許之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曰大軍不過三日至
勉之城中之皆泣稱萬歲超怒數之曰足下不為命計邪溫
不應時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誘溫冀其改意復謂溫曰城
中故人有欲與吾同者不溫又不應遂切責之溫曰夫事
君有死無貳而卿乃欲令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
乎超遂殺之先是河右擾亂隔絕不通燉煌太守馬艾率
官府又無丞功曹張恭素有學行郡人推行長史事恩信
甚著乃遣子就東詣太祖請太守時酒泉黃華張掖張進
各據其郡欲與恭艾并勢就至酒泉為華所拘執劫以白
刃就終不回私與恭疏曰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

就在困厄之中而替之哉昔樂羊食子李通覆家經國之
臣寧懷妻孥邪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掎之耳願不以
下流之愛使就有恨於黃壤也恭即遣從弟華攻酒泉沙
頭乾齊二縣恭又連兵尋繼華後以為首尾之援別遣鐵
騎二百迎吏官屬東緣酒泉北塞徑出張掖北河逢迎太
守尹奉於是張進湏黃華之助華欲救進西顧恭兵恐急
擊其後遂詣金城太守蘇則降就竟平安奉得之官黃初
二年下詔褒揚賜恭爵關內侯拜西域戊己校尉數歲徵
還將授以侍臣之位而以子就代焉恭至燉煌固辭疾篤
太和中年贈執金吾就後為金城太守父子著稱於西州

世語曰：或子數字，祖文弘毅，有幹正。晉武帝世，為廣漢太守。王濬在益州，受中制募兵討吳，無虎符，數收濬從事。列上由此召數，還帝責數，何不密啓而便收從事？數曰：蜀漢絕遠，劉備嘗用之，輒收，臣猶以為輕。帝善之，官至匈奴中郎將。數子固，字元安，有數風，為黃門郎。早卒。數一本作勅。魏略勇俠，傳載殊。賓碩，祝公道，揚阿若，鮑出等四人，賓碩雖漢人而魚豢編之。魏書蓋以其人接魏事義相類。故也。論其行節，皆龐閻之流。其祝公道一人，已見賈逵傳。今列賓碩等三人于後。孫賓碩者，北海人也。家素貧，當漢桓帝時，常侍左官，唐衡等權侔人主，延熹中，衡弟為京兆虎牙都尉，秩比二千石，而統屬郡，衡弟初之，官不脩敬於京兆。尹入門不持版，郡功曹趙息呵廊下曰：虎牙儀如屬城，何得放臂入府門？促收其主簿衡弟，顧促取版，既入見尹，尹欲脩主人勅外為市買息，又啓云：左官子弟來為虎牙，非德選，不足為持醕，買宜隨中舍菜食而已。及其到官，遣吏奉賤謝尹息，又勅門言無常見此，無陰兒輩子弟邪？邪用其箋記為通乎晚，乃通之，又不得即令報衡弟，皆知之甚，惠欲滅諸趙，因書與衡求為京兆尹。旬月之間，得為之息，自知前過，乃逃走。時息從父仲臺見為涼州刺史，於是衡為詔徵仲臺，遣歸，遂詔中都官及郡部督郵捕諸趙氏。

死以上及仲臺皆殺之，有藏者與同罪。時息從父岐為皮長聞，有家禍，因從官舍逃走之。河間變姓，字又轉，謂此車將騎入市，觀見岐疑其非常人也。因問之曰：自有餅邪？販之邪？岐曰：販之。賓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賓碩曰：視處士之望，非似賣餅者。殆有故，乃開車後，戶顧所將兩騎，令下馬扶上之。時岐以為是唐氏耳目也，甚怖，面失色。賓碩閉車後，戶下前，禮謂之曰：視處士狀貌，既非販餅者，加今面色變動，即不有重怨，則當亡命。我北海孫賓碩也。闔門百口，又有百歲老母在堂，勢能相度者也。然不相負，必語我以實。岐乃具告之。賓碩遂載岐，驅歸住車門外。先入白母，言今日出得死矣。在外當來入拜。乃出，延岐入，推牛鍾酒，快相娛樂。一二日，因載著別田舍，藏置復壁中。後數歲，唐衡及弟皆死。岐乃得出，還本郡。三府並辟，展轉仕進，至郡守、刺史、太僕，而賓碩亦從此顯名。於東國仕，至豫州刺史。初，平末，賓碩以東行，飢荒，南客荆、州，至因平中，趙岐以太僕持節使安慰天下。南詣荆州，乃與賓碩相遇，相對流涕。岐為劉表陳其本末，由是益禮。賓碩頃之，賓碩病亡。岐在為行喪也。揚阿若，後名豐字，伯陽，酒泉人，少游俠，常以報仇解怨為事故。時人為之號。

曰東市相斫楊阿若西市相斫楊阿若至建安年中太守
 徐揖誅郡中彊族黃氏時黃其得脫在外乃以昂家粟金
 數斛募眾得千餘人以攻揖揖城守豐時在外以昂為不
 義乃告揖揖妻子走詣張掖求救會張掖又反殺太守而
 昂亦陷城殺揖二郡合勢昂患豐不與已同乃重募取豐
 欲令張掖以麻繫其頭生致之豐遂逃走武威太守張猛
 假封為都尉使齎檄告酒泉聽豐為揖報仇豐遂單騎入
 南羌中台眾得千餘騎從樂浪南山中出拍趨郡城未到
 三十里皆令騎下馬曳柴揚塵酒泉郡人望見塵起以為
 東大兵到遂破散昂獨走出羌捕得昂豐謂昂曰卿前欲
 生繫我頸今反為我所繫云何昂謝慙豐遂殺之時黃華
 在東又還領郡豐與華復走依燉煌至黃初中河西與復
 黃華降豐乃還郡郡卒廉州表其義勇宗即拜駙馬都
 尉後二十餘年病亡 鮑出字文才京兆新豐人也少游
 俠與平中三輔亂出與老母兄弟五人家居本縣以飢餓
 留其母中舍相將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其二兄初雅及
 其弟成持歸為母作食獨與小弟在後採蓬初等到家而
 噉人賊數十人已略其母以繩貫其手掌驅去初等怖恐
 不敢逐須臾出從後到知母為賊所略欲追賊兄弟皆
 不戰而退當如何出怒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掌將去煮噉之

用活何為乃攘臂結社獨追之行數里及賊賊望見出乃
 共布列待之出到回從一頭斫賊四五人賊走復合聚圍
 出出跳越圍斫之又殺十餘人時賊分布驅出母前去賊
 連擊出不勝乃走與前輩合出復追擊之還見其母與比
 舍姬同貫相連出遂復奮擊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
 出責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乃解還出母比舍
 姬獨不解遙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謂出曰已還卿母何
 為不止出又指求哀姬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出得母還
 遂相扶將客南陽建安五年關中始開出來北歸而其母
 不能步行兄弟欲共輿之出以輿車歷山險危不如其之
 安穩乃以籠盛其母獨自負之到鄉里鄉里士大夫嘉其
 孝烈欲薦州郡郡辟召出出曰田民不堪冠帶至青龍中
 母年百餘歲乃終出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於今年八九
 十才若五六六十者魚豢曰昔孔子歎顏回以為三月不違
 仁者蓋觀其心耳孰如孫祝菜色於市里顛倒於牢獄據
 有實事哉且夫濮陽周氏不敢匿迹魯之朱家不問情實
 是何也懼禍之及且心不安也而太史公猶貴其竟脫季
 布豈若二賢厥義多乎今故遠收孫祝而近錄楊鮑既不
 欲其泯滅且敦薄俗至於鮑出不染札教心痛意發起於
 自然亦雖在編戶與篤烈君子何以異乎若夫楊阿若少

推任俠長遂蹈義自西徂東推
討逆節可謂勇而有仁者也

評曰李典貴尚儒雅義忘私隙美矣李通臧霸文聘呂虔
鎮衛州郡並著威惠許褚典韋折衝左右抑亦漢之樊噲
也龐真授命此敵有周苛之節龐涓不憚伏劍而誠感
國閻溫向城大呼齊解路之烈焉

三李臧文呂許典二龐閻傳第十八

魏書

國志十八

任城陳蕭王傳第十九

魏書

國志十九

任城威王彰傳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
阻險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
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讀詩
書彰謂左右曰丈夫當為衛霍將十萬騎馳沙漠驅戎狄
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邪太祖嘗問諸子所好使各言
其志彰曰好為將太祖曰為將柰何對曰被堅執銳臨難
不顧為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笑建安二十一年
封鄆陵侯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以彰為北中郎將行驍

騎將軍臨發太祖戒彰曰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征入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散退彰追之身自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于桑乾臣松之案桑乾縣屬代郡今北虜居之號為索干之都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為新涉遠士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違令輕敵彰曰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

常科大賜將士將士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

萬騎觀望疆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

太祖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

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彰到如太

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魏略曰太

祖在漢中而劉備極於山頭使劉封下挑戰太祖罵曰賣發合兒長使假子拒汝公平待呼我黃鬚來令擊之乃召彰彰晨夜進道西到長安而太祖已還從漢中而歸彰鬚黃故以呼之太祖東還以彰行越

騎將軍留長安太祖至洛陽得疾驛召彰未至太祖崩魏略

曰彰至謂臨留侯植曰先王召我者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見素氏兄弟乎文帝即三位彰與

諸侯就國魏略曰太子嗣立既葬遣彰之國始彰自以先王見任有功莫因此遂見授用而聞出隨例意

甚不悅不待遣而去時以鄢陵堵薄使治中牟及帝受禪因封為中牟王是後大駕幸許昌北州諸侯上下皆畏之剛嚴每過中牟不敢不速

詔曰先王之道庸勲親親並建母弟開國承家故能藩屏大宗禦侮厭難彰前受命北伐清定朔土厥功茂焉增邑五千并前萬戶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

立為任城王四年朝京都疾薨于邸謚曰威

魏氏春秋曰初彰問璽綬

將有異志故來朝不即得見彰忿怒暴薨至葬賜鸞輅龍旂虎賁百人如漢東

平王故事子楷嗣徙封中牟五年改封任城縣太和六年

復改封任城國食五縣二千五百戶青龍三年楷坐私遣

官屬詣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正始七年徙封濟南

三千戶正元景元初連增邑凡四千四百戶

楷泰始初為崇化少府見

百官名

陳思王植傳

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

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為

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成太祖

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

陰澹魏紀載植賦曰從明后而嬉游兮登層臺以娛情見

太府之廣開兮觀聖德之所營建高門之嵯峨兮浮雙闕

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兮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

兮望園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兮聽百鳥之悲鳴天雲

垣其既立兮家願得而獲逞揚仁化於宇內兮盡肅恭於

上京維桓文之為盛兮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

揚翼佐我皇家兮寧彼四方同天地之規量兮齊日月之

輝光永貴尊而無極兮等年壽於東王云云太祖深異之

性簡易不治威儀輿馬服飾不尚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菑侯太祖征孫權使植留守鄴戒之曰吾昔為頓丘今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既以才見異而丁儀丁廙楊脩等為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為太子者數矣而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說故遂定為嗣二十二年增植邑五千并前萬戶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魏武故事載令曰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又令曰自臨菑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

令吾異目視此兒矣又令曰諸侯長史及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意否從子建私開司馬門來吾都不復信諸侯也恐吾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可恒使吾爾誰為心腹也太祖既慮終始之變以

楊脩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脩植益內

不自安典略曰楊脩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謙恭才博建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

國多事脩總知內外事皆稱意自魏太子已下並爭與交好又是時臨菑侯植以才捷愛幸來意投脩數與脩書書曰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好辭賦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播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盡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不能飛翰絕迹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警畫虎不成還為狗者也前為書囑之反作論盛道僕贊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敢妄數者畏後之強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

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
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云卿何所
疑難乎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
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
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字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
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
議於割斷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呵文章倚撫利
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咎五伯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
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末若田氏今之仲連求
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所好尚蘭茝蓀蕙之芳眾人
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發衆人所樂而
墨翟有非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而
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
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愉揚大義彰示來世
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
德位為藩侯猶庶幾勳勳方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
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頌為君子哉若吾志不
果吾道不行亦將採史官之實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
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此要
不白首豈可以今日論乎其言之不怵恃惠子之知也

明早相迎書不盡懷脩答曰不侍數日若亦年載
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不損辱來命蔚乎其文誦讀反覆
雖調雅頌不復過也若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跨冀域徐
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如脩者聽采風
聲仰德不暇自周章於省覽何惶駭於高視哉伏惟君侯
少長貴盛體日發之質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
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能復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
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聳
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言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
執事握憤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
頃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是
以對鷓而辭作暑賦弥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
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賜教使判定春秋之成
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鉗口市人拱手
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
更孔公風雅無別耳脩家子雲老不曉事疆者一書悔其
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徒則皆有愆乎君侯忘聖賢之顯
迹迷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
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鍾書名竹帛此自雅量素所蓄
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眊誦歌而已

忘惠施以黍莊氏季緒瑣瑣何足以云其相往來如此甚
數植後以驕縱見疏而植故連綴脩不止脩亦不敢自絕
至二十四年秋公以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彥乃收殺
之脩臨死謂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為坐曹
植也脩死後百餘日而太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初脩以
所得王鬣劔奉太子太子常服之及即尊位在洛陽從
出宮追思脩之過薄也撫其劔駐車顧左右曰此揚德
昔所說王鬣劔也鬣今焉在及召見之賜鬣穀帛
文章志曰劉季緒名脩劉表子官至東安太守著詩賦
六篇 臣松之案呂氏春秋曰人有臭者其兄弟妻妾皆
莫能與居其人自若而居海上人有悅其臭者晝夜
隨之而不能去此植所云逐臭之天也田巴事出魯連子
亦見皇覽文多故不載 世語曰脩年二十五以名公子
有才能為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弟皆欲以植為嗣太子患
之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麓受綰車內以惑之
情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彼受罪矣世子從之脩
果白而無人大祖由是疑焉脩與賈逵王凌並為主簿
為植所友每當就植慮事有關忤變太祖意豫作荅教
餘條勅門下教出以次荅教裁出荅已久太祖在荅其
問始泄太祖遣太子及植各出鄴城一門密勅門不得出

以觀其所為 太子至門不得出而還脩先戒祖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
可斬守者植從之故脩遂以交爾賜死脩子躡躡子準皆
知名於晉世顯泰始初為典軍將軍受心膂之任早卒準
字始丘惠帝末為冀州刺史 荀緯冀州記曰準見王綱
不預遂給酒不以官事為意適卒歲而已成都王知準
不治猶以為其名士惜而不責召以為軍謀祭酒府散停
家關東諸侯議欲以準補三事以示懷賢尚德之舉事未
施行而卒準子橋字國彥鬣字士彥並為後出之後準與
裴頠樂廣善遣往見之頠性弘方愛嶠之有高韻謂準曰
嶠當及卿然鬣小減也廣性清淳愛鬣之有神檢謂準曰
嶠自及卿然鬣尤精出準歎曰我二兒之優劣乃裴樂之
優劣也諱若以為嶠雖有高韻而神檢不逮廣言為得傳
暢云嶠以準而疎嶠弟俊字惠彥最 二十四年曹仁為關
羽所圍太祖以植為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
有所勅戒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 魏氏春秋曰植
將行太子飲焉

福而醉之王召植植不能受王命故王怒也

文帝即王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

口魏略曰丁儀字正礼沛郡人也父冲宿與太祖親善時

有匡佐之志今其時矣是時張楊適還河内太祖得其書

乃引軍迎天子東詣許以冲為司隸校尉後數來過諸將

飲酒美不能止醉爛腹死太祖以冲前見開導常德之聞

儀為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五官將曰

女人觀貌而正礼目不便訪恐愛女未必悅也以為不如

與伏波子憐太祖從之尋辟儀為掾到與論議嘉其才朗

曰丁掾好士也即波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況但眇是吾

兒誤我時儀亦恨不得尚公主而與臨苗族親善數稱其

奇才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儀又共贊之及太子立欲治

儀罪轉儀為右刺茲掾欲儀自裁而儀不能乃對中領軍

夏侯尚叩頭求哀尚為涕泣而不能救後遂因職事收付

獄殺之 廙字敬礼儀之弟也文士傳曰廙少有才姿博

學洽聞初辟公府建安中為黃門侍郎廙嘗從容謂太祖

曰臨苗族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智達其殆庶幾至

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天下之賢才君子不問少長

皆願從其游而為之死實天下所以鍾福於大魏而永獲

無窮之祚也欲以勸動太祖太祖答曰植吾愛之文能若

卿言吾欲立之為嗣何如廙曰此國家之所以興衰天下

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瑣者所敢與及廙聞知臣莫若於

君知子莫若於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

知其臣子者何蓋猶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旦一夕

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監國議黃權均希拍奏植醉酒悖

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

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

侯三年立為鄆城王邑二千五百戶四年徙封雍丘王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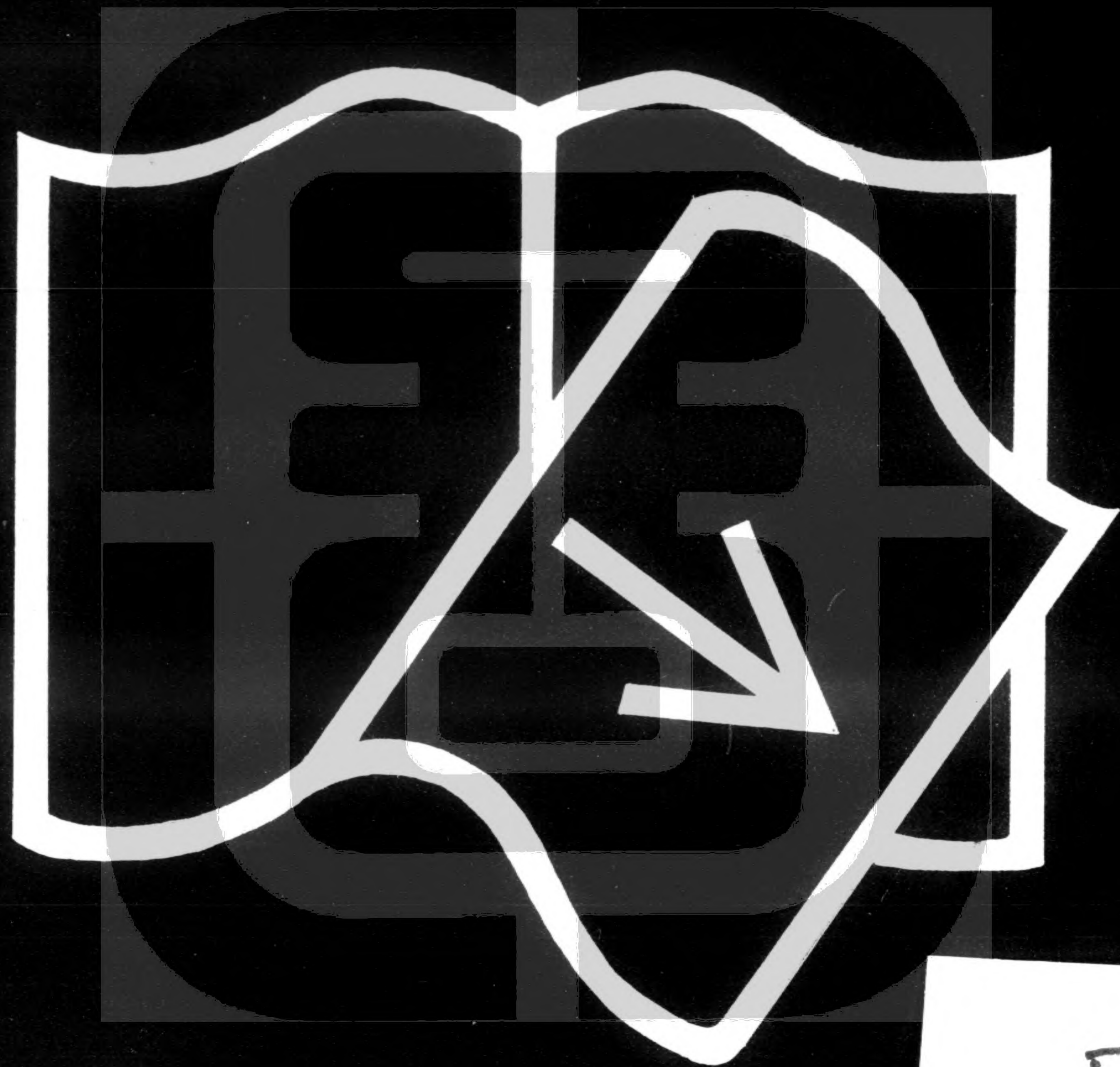
年朝京都上疏曰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

分而食夜分而寢誠以天網不可重離聖恩難可再恃竊

况植朕之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 其年改封鄆城

感相鼠之篇無禮違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
生則違古賢夕改之勸忍活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伏
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
別荆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鳴鳩之仁也舍罪責
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排
徊於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
絕自分黃耆無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至止之
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廷踊躍之懷瞻望仄仄謹
拜表獻詩一篇其辭曰於穆顯考時惟武皇受命于天寧
濟四方朱旗所拂九土披攘玄化滂流荒服來玉超商越

周與唐比蹤篤生我皇弈世再聰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
禪炎漢臨君萬邦萬邦既化率由舊則廣命懿親以藩王
國帝曰爾侯君茲青工奄有海濱方周于魯車服有輝旗
章有叙濟濟雋乂我弼我輔伊予小子特寵驕盈舉挂時
網動亂國經作藩作屏先軌是墮傲我皇使我朝儀國
有典刑我削我紕將寘于理元兇是率明明天子時篤同
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違彼執憲哀予小子改封充邑于
河之濱股肱弗置有君無臣荒淫之關誰弼予身榮榮僕
夫予彼異方嗟予小子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冠
我玄冕要我朱紱朱紱光大使我榮華剖符授玉玉爵是



原件短缺

P9

加仰齒金璽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祗承怵惕咨我小子頑
凶是嬰折斬陵墓存愧闕廷匪敢傲德寔恩是恃威靈改
加足以沒齒昊天罔極性命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黃墟願
蒙矢石建旗東嶽庶立豪釐微功自贖危軀受命知足免
戾甘赴江湖奮戈吳越天啓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顏如
渴如饑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文曰肅
承明詔應會皇都星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爾我征
旅朝發轡臺夕宿蘭渚茫茫原濕祁祁之經彼公田樂
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糗糧饑不遑食均望城不
過面色匪游僕夫警策平路是由玄駟藹藹揚鑣灑沫流

求自試曰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事父尚於
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
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
者異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
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
其德厚也曰奭不讓燕魯之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
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
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
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授爵
祿者有異於此皆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



原件短缺

P11-P12

無功可紀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是以
上慙玄冕俯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
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
枕者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放滅有扈而夏功昭
成克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
功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御四境為
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
鉤餌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
步善不以賊遺於君公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門刎首於
齊境若此二亡豈惡宗而尚死哉誠不忍其慢主而陵君也

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巍巍大魏多士

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

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陳聞於陛下者誠

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真以塵霧之微補益山海

燧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魏略曰植雖上此表

猶疑不見用故曰夫貴生者非貴其養體好服終竟年

壽也貴在其代天而理物也夫爵祿者非虛張者也有功

德然後應之當矣無功而爵厚無德而祿重或人以為榮

而壯夫以為恥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蓋功德者所以垂

名也名者不滅士之所利故孔子有夕死之論孟軻有棄
生之義彼一聖一賢豈不頌文生哉志或有不展也是用
喟然求試必立功也嗚呼言之未
用欲使後之君子知吾意者也
上疏求存問親戚因致其意曰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
三年徙封東阿五年復

覆地稱其廣者以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
稱其大者以無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
惟堯則之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
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
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
兄弟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
蔡之不成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
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是在敦固未有義而
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
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蕃休遞上

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伸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弔之
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臣者人道絕
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過望交氣類脩人事叙人
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
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今臣以一切之制
求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
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
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
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
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

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
臣爲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游戴武弁
解朱組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
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
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
之誠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我罔極之哀每四節之
會塊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
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
爲太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臣
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

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
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不爲禍先今
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於聖世使有不
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栢舟有天只
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故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曰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
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
之德者是時悽悽之誠竊所獨守寔懷鶴立企佇之心敢
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聰而垂神聽也詔報曰蓋教化
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

仁及草木則行葦之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
章刺今今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䟽略朕縱
不能敦而睦之王援古喻義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
通哉夫明貴賤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
固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耳已
勅有司如王所訴植復上䟽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
氣而萬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
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
無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
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列者也文德昭則可以

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矣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成
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為滕臣至賤也呂尚之處
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湯武周文誠道合志同玄謀神
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不世之君必
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之功殷周二王
是矣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為陛下言哉故陰陽
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者三司之責也疆場
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衆干戈不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
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
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

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統冀聞康哉之歌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有殪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羶馳謹諱於林木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搯腕矣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固昔騏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郵御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伯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

司惟良萬歲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都城河事勞動爲暴露於邊境我臣聞羊質虎皮見豕則

悅見豕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故語

曰患爲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爲也昔樂毅奔趙心不忘

燕廉頗在楚思爲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之數承教于武

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闇與之合竊揆

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蹈玉陛列有職之臣賜

須臾之間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積死不恨矣被鴻臚

所下幣士息言期會甚急又聞豹尾已建我軒鷲駕陛下

將復勞玉躬被挂神思臣誠竦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

鞭首當庶露振風后之奇接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
右效命先驅畢命輪轂雖無大益異有小補然天高聽遠
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
國有驥而不知乘焉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
叔魚陷刑叔向匡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
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
之親不得行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
藩王豐則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
國五等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之難周青臣
可謂知時繇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

謀能移主威能攝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
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
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
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其禍者
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臣聞孟子
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與陛下踐冰
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
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
之後事或可思若有毫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使夫
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帝輒優

文谷報

魏畧曰是後大發士息及取諸國士植以近前諸

乃上書曰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以戮凶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寤喜若時雨恩不中絕教無二可以此臨朝則臣下知所死矣受任在萬里之外審主之所以愛官必以之所投命雖有構會之徒泊然不以爲懼者蓋君臣相信之明效也昔章子爲齊將人有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王曰聞章子改葬死母彼尚不欺死父顧當叛生君乎此君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檻車載使少年挽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已懼魯之悔謂少年曰吾爲汝唱汝爲和聲和聲宜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年走而和之日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相齊此臣之信君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植受茲青社封于東土以屏翰皇家爲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皆年在耳順或不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享凡二百餘人正復不老皆使年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救况肯復耄耄罷曳乎而名爲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爲三軍益損不復賴此方外不定必當須辨者臣願將部曲格



原件短缺



